

栗子沟，召开重臣会议宣布溥仪退位。吉兴向溥仪施完君臣大礼后只身逃回长春，8月31日被苏联红军在其家中逮捕，押往苏联。1950年吉兴被遣返回国，羁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年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2期）

伪将军府将军于琛激

于建华

于琛激，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后晋升为将军（伪满称元帅为将军）。因为他脑袋大，外号叫“于大头”。我系他的侄孙。对他在“九·一八”以前的事情，因为我年幼知道的较少；关于他在伪满时的情况，则略有所知。现把我记忆中的某些情况写出来，作为参考。

出身于号称“九天十八德”的于家

于琛激原籍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四马庄桃花社（清朝时的名称）。他的高祖可能是在清朝乾隆时代逃荒来到东北，落脚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山河屯镇西北约15公里名叫七星泡的电子，开荒种地。到他曾祖时期，他家生活逐渐富裕，成为小地主。他祖父由秀才而考取举人，由举人而考取进士，殿试时由皇帝点为翰林进入翰林院。在老屯七星泡竖有“恩赐翰林”牌坊，正面刻有“天恩人端”四个大金字。于琛激的祖父生有4子：长子于镇岳即我曾祖父；次子于镇山；三子于镇海；四子于镇江。由

于家大业大，兄弟4人分居各立门户。在双城县，于家有大片土地，分到他父亲于镇海和他四叔于镇江的名下。因而他们两支都搬到双城居住。家族最盛的时代为他祖父和他父辈时期，不但有数千垧土地，而且在吉林、榆树、双城、五常县城及山河屯等地开有烧锅、当铺、杂货铺、粮栈等大商号。一般人称我们家族为“九天十八德于家”，即九个天字号买卖、十八个德字号买卖。后来由于分支越来越多，青年子弟多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人称我们家族有三多：大烟枪多、小老婆子多、当票多，因而逐渐衰败。我父亲留给我仅100余垧地、20余间房屋。有的个别家族典当尽完，靠同族的救济来维持生活。

于琛澈的家住在双城县西南隅。其嫂孀居，住在前院老宅。他在后院建造了一座新宅，有上房5间、东西配房各5间。并不十分华丽，仅是砖瓦水泥普通建筑。由于正南面是老宅正门，只好向西门上悬有“将军第”的匾额。出正门向西过横道有一个很大的果园。占地约有四五垧之多，称为“晓园”，为举行游园会、招待宾客摆宴的场所。

于琛澈前后共有四个妻室。原配大太太早年夭亡。二太太生有2男1女。长子名于再遇，字铁栅，娶伪满经济大臣蔡运升之女蔡伯仁为妻。曾留学英国，获伯明翰大学经济硕士学位。回国后，由于身体衰弱，近视程度又深，不能供职，遂携带妻女到日本庆应大学院（研究院）去进修，但仅挂以空名，事实上前去修养。他回国后曾一度就任伪满洲国国务院弘报处嘱托，但从不上班，却在双城老家过着清闲享乐的日子。

于琛澈的次子名于经遇，曾就读于日本成城中学（专培养中国高官富商子弟的学校）。后来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但他受不了严格训练之苦，中途退学，在东京闲居。他的性格与其兄完全相反，纯属花花公子，每天过着花天酒地糜烂的生活。后

来在国外玩厌了，回国背着其父在哈尔滨道里“马迭尔”大旅馆包了一个特等房间，每天舞厅出、妓馆入，糜烂生活比在东京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被其父派人将其找回，痛加斥责，并强制他工作。于是他在哈尔滨市伪警察厅任警佐。后来他知道我在吉林省伪警务厅任警正督察官，便给我来信要求调到吉林。我和省警务厅长村井矢之助说明情况，并征得他同意，将于调来吉林任吉林市的警察局警佐外勤监督。后于1941年一病不起，因喉头痛而死亡。

于霖激之女嫁于莫德惠之长子；莫德惠之女嫁于蔡运升之子。双城莫于蔡三大豪门结成“圈亲家”，权势之大，无人可比。

于霖激在“九·一八”事变前为中将，曾一度被张大元帅免职。他与白俄合伙经商，为了联络方便又和一个白俄贵族之遗孀结了婚，称为“洋太太”。于霖激为了通过她拉拢白俄贵族和资本家，在她身上费了很大心血，曾让她到英、美、法等国旅游。她从美国买回了当时认为是最高级的现代化汽车一辆。她虽然享受着最高级的豪华生活，但因为于霖激年龄较大身体又特别肥胖不可能满足她的要求，便和白俄青年乱搞两性关系，丑名外扬，社会上议论纷纷，风声传到于的耳中，于勃然大怒，将座落在哈尔滨道里外国三道街一座两层楼房给她，就算脱离了关系。以后，于霖激又和一个姓莫的北京人结了婚，人们称为三太太。三太太容貌虽不十分秀美，但却有一种特殊的迷人手段。中间虽然由于她行为不端，一度被驱走，不久又恢复了关系，一直和于一起生活到1945年6月于死亡为止。于霖激的公馆原先是长春市政府后边一座西式白色楼房；后来在“满映”（现长影）后边自建一座绿顶洋房，并不十分华丽，现在不知已作何用。

于霖激拥有大量财产，据我所知在双城除他祖遗不动产外，

在“九·一八”前后他为官及经商时更收割了大量的民脂民膏。除了在长春有大片果园外，仅在五常县山河屯七星泡老屯即有良田2 000余垧，在山河屯南约50余公里向阳山南冲河山区拥有稻田地2 000余垧，存款不计其数，仅伪满“建国元勋奖金”，即达日本金票30余万元。

从东北军排长、中将师长到煤矿经理

于琛激字险舟，乳名二甲。据我祖母说，他小时候特别顽皮，个子虽不高但身强力壮，好打仗斗殴，年龄相仿的小孩都怕他。他原来在“私塾”念书，后转入学堂。毕业后，经人介绍到齐齐哈尔吴俊升督军部下当排长。由于他有文化，又聪明能干，被选送到保定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回原来部队，提升为连长。后来又投靠吉林督军张作相。因作战时能身先士卒，勇敢杀敌，深得上级器重，由连、营、团，青云直上，直升到少将旅长。当时，吉林省东边道一带胡匪四起，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吉林省督军张作相委任于为剿匪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山河屯。据说，他有个特点，打仗时夏季骑一匹大黑马，冬天坐两匹大洋马拉着的“铁爬犁”驶入深山老林，到第一线指挥。对所谓的敌人特别狠毒，凡是被他捉住的土匪，一律枪决；或用铡刀铡头，悬挂城门或电线杆子上示众。所以胡匪特别恨他，有一次有个报字“占东洋”的土匪头目率领1 000余匪徒攻占我们老屯七星泡。当时我们的家族一部分早已搬到山河屯居住，一部分仍然住在老屯。胡匪进入屯子后，大肆烧杀抢掠，并声言要挖于大头的祖坟。临撤时，又绑架了很多“肉票（人质）”当时，于琛激在阿城得信后率部连夜赶来跟踪追击，一直追到东山里“大锅盔”（地名）附近。胡匪军竟是乌合之众，一击即溃，几乎全部被歼。活捉50余人带回山河屯后，全部用铡刀铡头，给

阵亡将士祭灵。由于他“剿匪”有功，升任为中将师长。

郭松龄反奉时，于琛激正和郭率部守卫山海关以防直军出关追击。郭松龄和他密谋：郭预定抢占沈阳推倒张作霖；于预定打回吉林夺张作相权。郭失败被杀后，于自知大势已去，弃官潜逃，隐藏在哈尔滨一个白俄家中，张作霖曾下令各地搜捕，后来经人从中斡旋，送了很多贿赂，才免一死罪罢官了事。他即同白俄贵族资本家勾结在一起，开了一个“穆棱煤矿”，他任总经理。

“九·一八”事变后东山再起当了汉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相继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当熙洽开门揖盗，迎接日本多门师团进吉林市时，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毅然举起抗日义旗，率领全团人马奔舒兰、五常、阿城去宾县。当时不愿当亡国奴的有志之士云集宾县成立了吉林省公署。

这时，多门师团长和熙洽正在吉林市铁路大楼（多门师团司令部）里密谋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配合日军讨伐抗日义勇军。问题是谁能统帅这支军队？经过再三的考虑，熙洽向日本人推荐起用于琛激。当时于在双城，熙洽立即派专人持其亲笔信去双城，请于立即来吉林商讨要事。于在很多便衣警卫人员秘密保护下到达吉林熙洽北公馆，熙请于琛激出山，率领军队讨伐叛乱，安定社会秩序。于说：“我已经退役多年，懒散惯了，又有高血压症，实无精力再去南征北战，恐负重托，感谢您对我的栽培，这一点请熙长官多加谅解。”熙洽再三劝勉说：“险舟，您太客气了。您正壮年精力充沛，更有多年统帅指挥军队的经验。我们相交多年您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此种重任我考虑再三，非您不可。不用推辞了，我已向多门司令官推荐过了，他

万分赞同。您也不必有其他的想法，多门司令官说过，日本人绝对没有侵占我国领土的野心，不过援助我们建立一个新国家，两国同盟共存共荣。现在叛逆到处扰乱，影响我们建国，必须尽快地肃清。方针是以讨伐为副，争取他们归顺为主。您的号召力很大，只要把您的旧部下招集起来，扩大军队，日本人答应：用钱有钱，用枪有枪；一切都有我来负责。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又何乐而不为呢？”然后，熙治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要知道，少帅（指张学良）始终没忘掉你背叛他们父子之仇啊！有少帅就不会有你于霖激啊！你如果不按日本人意图去作，况且你老和俄国人一起勾搭，日本人能够轻易放过你吗？你我至交，这是我对你的衷心劝告，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于说：“熙长官对我的厚意我是万分感激的。不过我同俄国人不过是在一起作买卖，并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活动。”熙治冷笑了一下说：“这点我是知道的，不过恐怕人家日本人不那样认为吧！”在熙治恐吓利诱下，他终于同意了熙治的意见。接着，他们一同乘车去师团司令部会见了多门中将。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多门通过翻译，对于加以勉励。多门用很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你的大大的大官大官的，钱多多的有，你的明白？”就这样，他们三人达成了协议。不久，熙治以吉林省长官的名义，委任于霖激为北满讨伐总司令，兼北满护路军总司令，仍然是原来的军衔陆军中将（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即提升为上将）。从此他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以上情况是他大儿子于再遇在东京他的住宅一次闲谈中对我透露的）。

当时日本关东军还没有过份的控制，不过派几名军事顾问而已。于霖激握有生杀大权，叱咤风云，不可一世。招兵买马，大肆扩军，除了一部原有旧军队归他指挥外，又新编了数十个团。他的两个外甥一个侄儿，都是日本陆士毕业，在旧军里全

当连长，这次全被他提升为团长。当时，山河屯老家我叔叔辈的、年纪30岁左右的都纷纷投奔他去。但这批人全是纨绔子弟，文不能提笔，武不会放枪。只好委以少尉、少校等拿薪不管事的空头官职。在我祖父辈中有五六人被委为县长。如：五常县长于谦谢、勃利县长于印轩、铁力县长于××等，这批人全是地头蛇、土豪劣绅，既不懂政治，又无较高的文化；又多吸食鸦片，弄得乌烟瘴气，老百姓深受其苦。那时北满几乎成了“于氏天下”。等伪满建国后，政治逐渐进入正规，除了他两个外甥一个侄儿被提升为少将旅长外，其他全部被撤职。

双手沾满了抗日义勇军的鲜血

于充任北满讨伐总司令伪职后，东北各地反满抗日烈火熊熊燃烧。日本人一看情况不妙，从国内调来了几十个旅团和伪军警，互相配合，加紧镇压。

1931年年末，我和我家管事的去宾县收地租，回来时，路过阿城，正赶上于霖澈的部队和冯占海的部队作战刚完。冯占海部队大败而逃，建筑物多数倒塌，即或残存的也是弹痕累累。满地是尸体，到处是血迹，有人在呼爹叫娘，有人在喊夫寻子。于霖澈的卖国求荣、杀戮同胞、残酷暴虐，令人发指。

1932年旧历正月十五日，我们全家正在准备欢度元宵佳节。有个胡子头报字“五省”的约2000余人“压”（攻破）了山河屯。山河屯有两道城墙，我们家住在内城的东门外，外城的东门里一座旧式房宅。雕梁画柱，非常华丽，外人称之为“于家大庙”（我家系长支继承了老宅）。东院住有我叔辈二爷，为我镇最大之地主劣绅，外号“金翅鲤鱼”，鱼肉乡里，作恶多端，平时不但串联官府，并且勾结土匪，为一“大活人”（里外勾通）。这次“五省”压进来，他一看形势不妙，便大开正门，

悬灯结彩，表示欢迎。胡匪大柜（大头目）五省即住在他家。我们全家也到他家去避难，果然胡匪对我们全族丝毫未犯。过去土匪规矩：一般不去侵犯地方有势力的人家，以备日后一旦“掉脚”好去“扒风”（避难）。“金翅鲤鱼”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正在土匪们欢呼痛饮之际，突然从北门外、东门外传来枪声。有人来报告五省说：“灰烙子（指伪军）压上来了！”五省等匪首闻报，立即手提匣枪奔赴内城指挥抵抗，但毕竟是乌合之众，一击即溃，交战不到半小时，伪军已攻进外城，进入于海楼院内一看，满桌酒菜，杯盘狼籍，就知道匪首等曾在此处就餐。其中一个官说：“这家逼匪。一切东西是胡子留在这里的，一律没收归官，咱们抢吧。”另一个小官说“抢不得！这是团长的姥家，抢了要沾包的”。另一个说：“当官为匪家的东西没有好来的，我们抢点没关系”就开始了抢夺。于海楼据理力争，他们不但不理睬，反把他捆绑起来，连打带骂，逼他说出东西放在什么地点。“金翅鲤鱼”被迫打开三个地窖，里面存的金银财宝、贵重衣服全被抢去。有的还说俏皮话：“老太太别发惊，走了胡子就是兵。”第二天黎明，杨团长（于琛澈的外甥）到达时，我们家已被抢劫一空。杨团长装模作样地说：“二舅（指于海楼）我来晚了，你们受惊了！这全是我的罪过，我一定叫他们给往回倒，否则我就枪毙了他们。”结果，不过说说而已，一个也没往回倒，真是“兵匪一家”。尤其是我家是他们总司令的家族，又是他们团长的姥家。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后来才知道，杨团长奉命剿灭五省，在进军途中收到情报知五省已攻破了山河屯。他立即命令两个骑兵营快速前进前去解围。他带领步兵营随后就到。后来听说于海楼家被抢的东西大多到了他手中。

在1932年5—6月间，冯占海经过扩军整编，约有一万余人。他有两个劲旅，一叫宫傻子，一叫姚秉乾，全是收降的土匪。宫驻舒兰县，姚驻在山河屯，冯占海司令部设在五常县城。冯占海作战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对付日本军转为对付于大头。冯把五常县改为“杀鱼（于）县”，舒兰也改了县名，以表示对于大头的憎恨。冯部姚旅士兵对我们这些汉奸家属，非打即骂要吃要喝，我们多数纷纷逃走。后来我一个远房姑夫叫张精一，系旧中国五常县保安大队长。“九·一八”事变后跟随冯占海奋起抗日，被冯委为旅长。他带部队进入山河屯后，把我们家族全数保护起来，每家驻上他的部队，姚旅才不敢侵犯。到同年11月冯占海部被于大头部队赶走，由热河经古北口进关。

不久，我们镇由珠河冲河等方面来了很多红枪会、黄枪会，他们多数为山东人，自称只有他们才能打倒日本鬼子，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军。他们对老百姓确实很好，不打不骂，有什么吃什么，很得人心。但不久于琛澈派来了一个旅配合日本军将他们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在日本留学的于氏家族

1933年3月，日本军一个中队（连）占领了五常县城。我另一个叔祖父于谦树就任了该县县长。拉法线正式通车，在县城车站举行了通车典礼，铁路方面邀请县长乘坐第一次列车去哈尔滨游览。他带同我和一个秘书乘车到了哈尔滨，住在道里外国三道街于琛澈公馆里。于特别忙，白天不在家，夜间回来后，在一个西式大客厅里接见了我们。于县长指我说：“他叫于也华，是咱们的孙子，书念得很好，由小学到中学一直考第一。今天我特将他领来见一见你，往后你好提拔提拔他。”我立即给他跪下叩了一个头。他看了看我说：“这孩子体格不错，叫他继

续念书吧，没有钱，我给拿。叫他考士官回来当军官。”于县长说：“这几个钱我还出得起，将来你照顾他一下就有啦。”然后他们谈了一些家乡的情况，于琛澈对于县长说“咱们都快老了，应当培养几个晚辈，好来继承咱家的门庭啊！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怎么的，得在老屯挑几个。”于县长说：“也华是最好的一個，我打算培养他到日本去。”由此就决定了我后来当汉奸的命运。这年7月我整装东渡日本。

我到达日本东京以后就住进了辨天町“满洲国留学生俱乐部”，然后到麻布区“满洲帝国驻日本国大使馆学务处”登记报到。后来进入神田区神保町东亚高等预备校补习日语。由于过去我亲眼看到拿枪人不论是兵是匪的残暴行为取消了报考“陆士”的打算，改考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当时我家族在日本留学的很多，有于琛澈的二儿子于经遇、二儿媳鞠英华，后来他大儿子于再遇、大儿媳蔡伯仁、侄女于诏华、外孙女朱雱馥等人也来到日本求学。此外，还有他出学费（每月80元，与公费同样）送去的张福、王凤翥、史振声等5名学生，全是篮球健将。于琛澈平生最大的嗜好就爱看打篮球。他任治安部大臣时，治安部的篮球队胜过伪满国家队，非常有名。选其中优秀者，他自出费用，送他们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在日本，我们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其中我和他大儿子于再遇感情最好。于再遇有胃肠病，常到各处去疗养，我曾陪他去热海温泉、白骨温泉等地，日本有名的温泉几乎全都去过了。

同日本军政要人的勾结

傀儡受辱 1935年秋季日本在北海道札幌附近举行陆军大演习，日本天皇以三军最高统帅大元帅的身份亲临统帅，并邀请世界各国派遣武官陪观团参观演习，藉以宣耀他们的武力，

于琛激以伪满洲帝国武官陪观团团长的身份率领10余名高级将领赴日参观，住在东京赤坂区军人会馆中。有一天在他大儿子于再遇在东中野的家中举行了家宴，除了他大儿子夫妇、二儿子夫妇外还有他侄女于诏华、外孙女朱雱馥及我等共七八个人。吃的是俄国式大餐（由于再遇由国内带去的厨师），非常丰盛。那天于琛激因为多喝了些酒，饭后在客厅闲谈时，发了一些牢骚。他说：“他妈的，将来再让我干这个丢人事，说啥我也不干啦。这次参观大演习的时候，天皇未到场之前，各国武官都先到场等候奉迎。互相握手时，和我握手的，只有德国和意大利；其他各国武官都拒绝和我握手，使我非常尴尬。尤其是当演习完了以后，天皇举行宴会招待各国武官，在宴会开始前天皇首先起立举杯说：为各国元首的健康干杯。各国武官全体起立干杯。接着天皇又举杯说：为了我们最亲密的盟邦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的健康干杯，这时以中国武官为首的各国武官纷纷坐下拒绝干杯；只有德意两国和我们举杯干了杯，弄得天皇也很难为情，尤其是我满脸通红恨不得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这个汉奸也不易当啊！日本军部对这件事很不满意认为是对日本天皇的大不敬，想要提出抗议，又能把人家怎么着，不过说说而已，结果闹个不欢而散。”

荒木大将赠他宝刀 在一个天高气爽、风和日暖的晚秋的下午，于琛激和他大儿子于再遇及我在军人会馆等候应邀去荒木大将私邸作客。他想借此机会和荒木进行密谈，所以没有带他的翻译官张洪志，可是他大儿子不懂日语，二儿子日语又不熟练，所以他听了他大儿子的建议决定让我去。不大一会儿，荒木的儿子亲来迎接，两辆轿车，于琛激和荒木的儿子乘坐一辆，我和于再遇乘坐一辆。约走有30分钟，到达东京郊区荒木私邸，

汽车一直开进了大门到“玄关”（正厅门）。我一看好大一座西式花园三层灰色楼房！这时荒木和夫人在“玄关”迎接。荒木说：“衷心欢迎于将军阁下到敝舍作客。”于说“在荒木大臣（他当过陆军大臣）阁下百忙之中前来打搅，深感不安。”接着他把他大儿子和我介绍给荒木及夫人。荒木连说：“欢迎！欢迎！”然后步入一个西式客厅。落坐后由“女给”（女仆）献茶及点心。闲谈了一些家常。于琛澈从他儿子手中接过来事先准备好的一对窑变瓷瓶，又从我手中接过来人参、鹿茸、蛤蚧油等东北特产，双手献给荒木说：“这是一点满洲国的土产，微不足道，请阁下收下，略表我一点心意。”荒木和她的夫人连说：“谢谢！”接着进来一个男仆，行礼后说：“宴席已经准备好了，请阁下赴席。”我们被让到二楼一间日本式的“广间”（大客厅）。宴席开始，荒木和于举杯互相祝酒，然后我们开怀畅饮，吃了一顿丰盛的日本式晚餐。饭后又回客厅。荒木和于都有些醉意。荒木说：“于将军阁下真是功高北斗，为日满亲善，为了肃正满洲的治安，立了许多汗马功劳。我们早已奏明天皇陛下，军部对您的功绩评价很高，不能长久屈就一军区司令官的职务，将来会另有高就。希望再接再厉，为巩固满洲国的治安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时于起立，我们也一同起立。于说：“请大臣阁下放心，我决不会辜负军部对我的期待，尽最大的努力为日满一心一德贡献出全部力量。”接着荒木夫人双手捧来一柄宝刀用刺绣紫套包着递给荒木，荒木接过双手高举过顶说：“这是一柄肥后国有名铸剑家铸的一口宝刀，敬赠给于将军阁下，留作纪念，并希望阁下用此宝刀杀尽匪徒，巩固满洲国及大东亚新秩序。”于双手接过转递给他儿子，再三鞠躬表示感谢，然后告辞。

本庄繁赠他日本和服 第二天按约定去本庄家作客。因为

本庄的公馆距于再遇家很近，午后4时许本庄派他儿子前来迎接，我们徒步到本庄家。这时本庄夫妇穿着和服早在门前等候，当我们到达时，本庄迎上前去，双手抱着于琛激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老朋友顶好！”本庄公馆并不雄伟华丽，不过是普通一般民房，门上悬挂一个木牌上写“本庄男爵邸”。我们被让进一间不大的西式客厅，设备简单，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正面放一尊本庄的戎装半身铜像。他夫妇对于特别热情。于琛激赠给他的礼品除了和赠给荒木的同样外，增添一件中国式的貂皮长袍，于说“这点微薄的东西，实不足道，不过略表我一点心意。阁下是满洲国的创造人，满洲国人到任何时候绝对不会忘记阁下的功勋。这件貂皮袍是长白山的特产，您穿上这件袍子，就等于您永远保卫着满洲”等等。我感到非常难翻，尤其是貂皮二字我根本不知道日本话是什么，急得我汗流夹背，转弯抹角，总算把意思表达出来了。本庄看了皮袍高兴地说：“貂！貂！（用中国语说的，可见他以往收过这种礼品不止一次）大大的好！大大的好，谢谢！”然后请我们到一个不大的日本房间，吃很丰盛的日本餐。席间他的夫人亲手捧来了寿司（一种用大米饭作的长形食品上盖有生鱼片或生鱼片肉）说：为了对于将军阁下表示尊敬，我亲手做的，很不好吃，请尝一尝吧！”本庄说：“满洲国人来朋友吃饺子，日本人吃寿司。顶好！顶好！哈哈！”饭后又回客厅，谈了些伪满洲国的情况。本庄说：“据关东军报告，治安状况还不够好，东满有杨靖宇、金日成，北满有马占山、谢文东等匪徒，还很猖獗。希望于阁下要配合日本皇军严加镇压，尽快肃清匪徒，以便尽快建设王道乐土。于将军的功劳大大的，军部方面已经研究过了，将来把军警合并为一个部，叫什么部还没有定下来，将来由阁下来统帅，你看怎么样？大臣的顶好！哈！哈！这是机密请阁下保密，你我朋友

大大的好！哈哈！”然后本庄夫人由外面捧进来一个紫色包袱递给了本庄，他双手交给了于琛激说：“这是一套日本大和礼服，敬送给阁下，希望阁下穿上这套衣服要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将军们同样的来尽忠于天皇陛下，为日满一心一德，为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的建设贡献出应有的力量。”于琛激回答一些感恩图报等溜须拍马的话，然后告辞。

与头山满纵谈伪满大事 头山满系日本黑龙会的总头子，他虽然不执政，不掌握军权，但能左右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势力非常大。有一天，于的参谋长满良（日本人，原名堀内一雄，系黑龙会的特务）突然对于说：“头山满翁想要会见阁下，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希望阁下不要拒绝。”于琛激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感到很为难，因为在活动日程上，没有会见他的预定，所以没给他准备礼品。听说他这个人很清高，如果现买些礼品，尽管是最高级的，他也会觉得庸俗。于就和他大儿子合计怎么办？研究了半天，没有很好办法，最后于决定说：“清高，就由清高上来吧，我写一副条幅送给他算了。”于是他就在一张宣纸上写了“德高望重”四个大字，上款写的是“头山满翁指正”下款写的是“学生于琛激敬书”。告诉我赶快送到最好的裱糊店去裱糊，用多少钱都可以，连夜裱糊出来。据满良说：“头山满向来很少会见人。”这次会见于琛激是他主动提出的，是非公开的秘密会见。会见是在一个别墅里，规定只准于琛激一个人去，由满良来担任翻译，但于不放心，坚持要带我去任翻译。经过满良的联系，最后得到答复准许我一同去。第2天午后1时许，来了两辆轿车停在会馆门前，由满良带进两名彪形大汉，可能是保镖的，说：“头山满翁在敬候阁下，我们出发吧！”于和满良都着便衣，分乘两辆汽车向东驶去，走到一个海岸，我一看原

来是千叶县海滨，在一个红漆古日本式大门前停车。下车后见到两边各跪着两名佩剑、着古装的武士，匍匐在地，口中说：“欢迎！欢迎！请进！请进！”进门后，一个大院，苍松翠柏，古木参天异常幽雅。正面一座纯日本式结构的大厅。厅门旁站着一位老者，约有八旬以上的年龄，满腮银须飘胸前，真是“童颜鹤发”“仙风道骨”使人肃然起敬。满良走向前去，作了介绍。头山满说：“阁下在百忙中能够亲临草舍，衷心感谢！快请快请！”把我们让到一个大广间（日本式大客厅），我们互相行了日本式跪拜礼。于说：“我是一个武夫，蒙老先生垂青允许我特来拜见感到无上光荣！”头山满说：“一个在野的老叟，既不执政又不管军。蒙于将军阁下不弃邀约来访，感到万分感激。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关于您的人格风度，尤其是对满洲帝国建国的伟大功勋，已由我的学生堀内君介绍给我了，我钦佩得五体投地。今天特约阁下来草舍，促膝谈心，想敬听一下阁下关于我们大日本帝国援助建立满洲帝国的看法，和将来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日满一心一德，民族协和，把王道乐土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希望阁下开诚布公的予以指教。”于乘激腾腾了一下，回答说：“凡是我想到的一定如实事求是。望老先生多加指教”。这时，走进来一个佣人说：“茶道、和道花，已准备好了，请客人前去饮用。”头山满说：“好吧！那么一会再谈，先请阁下参观一下我们大和民族古来的传统艺术花道，品尝一下茶道。”然后他首先站起，把我们让到后边另一间日本式的房间、有两名少女跪在那里，把各种鲜花分插到各式瓷盘中的一个带孔金属物件中，不但美观并且芬香四溢。于赞不绝口。头山满一一作了介绍。然后，他又把我们领到另一个日本式房间。我看见在日本草席子中间有一个坑，里面放一个铜火盆，由屋顶上垂下一条铜练挂着一个没有嘴的铜壶。旁边跪着一个着日本古装的妇女，用手

往火盆中添加松树枝叶。见我们进来，她行了日式的跪拜礼，连说：“欢迎！欢迎！”这时，头山满让我们坐到刺绣垫子上。然后他介绍说：“茶道乃是我们大和民族自古以来的独特的沏茶方法，能够休养心神，学习礼法，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别把它看简单了，水不是普通的自来水，乃是自富士山顶上取来的雪水，放在瓷坛里密封埋在地下，经过一年以后，才能饮用。烧的是上等松树枝和叶。今天特请于阁下品尝一下我们的茶道。”这时，那个妇女跪行到我们面前，双手捧着一个很粗糙的淡黄色茶碗，里面放有一些绿色茶末，首先献给予琰澈。满良在一边用汉语说：“请跪起双手接过来。”她每人献给一碗，行了礼，再跪行回到原来的位置，又行了一个礼。然后用手拿起一个约有1米左右长的竹勺子由壶里掏出一勺沸开水逐次倒在每人的茶碗中。我们照着头山满和满良的样式把碗向左晃三下，又向右晃三下，一口气喝下去。我觉得不但没有茶香味，反而又苦又涩，简直比药还难吃。我看一下于琰澈，他也紧皱眉头，咬牙喝下去了，但都连连说：“很好！很好！我又学到一次武士道精神”。到此，茶道仪式告终。头山满把我们又让到一间不太大的日式餐厅，早已准备好了，正面放了两张小桌为主席，两边各放一张小桌为陪席。于和头山满坐在上席，我和满良两边坐陪。和其他日本式宴会不同的是在正式开宴前进来两个佣人，抬来一个炭火盆，放在中间，上面放着一口锅。后边跟进来一名着日本装的厨师。他头上扎一条白巾，头巾正面印一个红日头，和日本国旗同样，身着蓝色印有白字的短装，正面印的好像是“御膳”两个字。手中端着一盘鲜蛤蜊，向正面行礼后，跪在火盆旁边把蛤蜊慢慢地放在锅里。等开了后用碗装上分送到每人面前，说：“不好吃，请尝一尝吧！”头山满说：“这是纯日本古式的吃法，请用吧！”满良用汉语说：“老先生特由东京请来的

名厨师来做这道菜。蛤蜊是带壳的，里面的肉，非常鲜美可口。”于不断地赞美说：“很好！很好！”每上一道菜，头山满都一一加以介绍，让客人知道菜名和做法。酒过三巡、菜过五道、渐渐地不那么严肃了；来了4名艺妓歌女，一边弹着三味弦（乐器），一边唱着“和歌”（日本古歌）来助兴。唱词系古典文字，我一点也不懂。歌女退下后，头山满很高兴，他提议我们每人来个娱乐！首先他唱了一段“俳歌”，（日本古歌），近90岁高龄的人，唱时声音宏亮，气力之充沛，使我惊讶！然后于琛激唱念了一段古诗，我记得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慷慨激昂。满良翻译给了头山满。他哈哈大笑说：“很好很好！不愧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将军。”饭后，回到客厅，席地而坐。下女献了烟茶。首先谈了一些伪满风土人情，渐渐谈到正题。头山满首先说：“我饭前曾说过，今天特请于将军阁下来谈心，希望给予指教。”以下即两人的对话：

于：不知道老先生想听哪方面的意见？

头山满：哪方面都可以，比如说，关于讨伐方面，关于民族协和方面等等。

于：我是军人，一向是直爽甚至鲁莽，说的有不周之处尚请老先生多加指教和谅解。

头山满：（哈哈大笑）不客气！不客气！尽管开诚布公地谈吧！

于：目下满洲国的治安状况，虽然由我们满军配合日本皇军进行了反复的大讨伐，基本上得到了好转，但是还没能够彻底肃清，尤其是共产党派来了杨靖宇、联合金日成、陈翰章、赵尚志等匪首，组织了抗日联军，日趋猖獗，如不早日消灭，蔓延起来，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虽然我们实行了集团部落，回收武

器，建立联防制度种种措施，仍然是民匪不分，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抗联偷运粮食武器弹药，他们深得人心，因而治安肃正工作遇到了种种困难。古人说“有德者得天下”，仅用强制手段，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况且虽系匪徒，但由天皇陛下、皇帝陛下来看，他们仍然同样是陛下的臣民，以仁德赐与他们，使他能够感到皇恩浩大归降于我们。

头山满：（频频点头）对！对！谈得很好，请继续说下去。

于：所以我的意见是应采取宽严并用的方针，最起码作到民匪分开，然后重点歼灭。

头山满：很对，很对！单靠“杀”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应当恩威并济，更重要的是把握民心。请再谈一谈其他方面问题吧！

于：其次，我再谈一下关于“开拓政策”。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生命线，开发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既定国策，这一点我深深了解。满蒙地广人稀，不懂农业技术，自己无力开发，这是事实。由日本人出技术、出人力帮助开发多生产粮食，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但所说开拓者是开拓荒地，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去满的开拓团，不是完全开发荒地，有的地方把现住的农民撵走，接种“可耕地”，使老百姓怨声载道，这也是我们失掉民心的一个方面，不知老先生认为怎样？

头山满：具体情况我还不十分了解，原则上是去开拓荒地，阁下所说的恐怕是个别情况吧？

于：“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拿我的家乡来说，就是这样划为开拓区，因为我家的

祖坟和旧居都在该处，由于我的请求关东军照顾，才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头山满：关于这种情况，我一定和开拓省及满蒙事务局联系，求得解决。

于：关于鸦片专卖政策，我也有一点看法：种植鸦片，作为医药上用，我不反对，但事实上不是那样，到处设有“鸦片零卖所”，吸毒者日益增加。这样一来国民身体逐渐衰弱，“国以民为本”，一旦进入紧急状态，国家则无可可用之兵，还能谈到建设王道乐土吗？并且有灭种的危险，我认为应当尽快地加以断禁。

头山满：阁下说得很对，过去西洋各国污蔑支那为东亚病夫，我们满洲新国家绝不作东亚病夫。据我知道好像要分步骤的加以断禁。阁下对民族协和方面，有哪些看法，不妨谈一谈。

于：（踌躇了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看老先生非常关心我国的建设，急于想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王道乐土，并且态度特别诚恳，与我肝胆相照，那么我就直言上陈，有不当之处请老先生谅解指教。在我国组织法（宪法）上明文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并不完全是那样，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在满系之下都设有副手，把满系架空，独断专行，更甚者同等级别的官吏，日系在基本俸给之外加70%的特别津贴，而满系则没有，这样一来日系就比满系多挣了将近一倍的俸给，满系又怎能发挥他的积极性呢？满洲国民绝大多数是满人，要想治理大多数满人国民，必须利用满系官吏，所以我认为日满系官吏待遇应当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让满系官吏有职有权、日系官

吏站在指导地位，才能建设好真正的王道乐土新国家。
不知道老先生以为怎样？

头山满：（有时点头，有时摇头，表现出他的不满情绪，但表面上还是沉着冷静）阁下的意见是特别珍贵，对阁下的坦率态度，我很钦佩，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拿我们大日本帝国来说，有大和族倭族琉球族等多民族国家，但始终以大和民族作为领导核心。过去中国也是那样，除了元朝是蒙古族、清朝是满族，其他各朝代都以汉族为领导核心。贵国也是那样，日汉满蒙回朝，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须有一个领导核心，那就是大和民族，这一点是肯定下来的。至于待遇问题吗？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如果真像阁下说的那样，那就值得研究了，说明我们大和民族尚未以“八紘一宇”的精神作为指导思想，我相信大和民族中有人有一定的“优越感”这一点是应当加以克服的。

于：今天承蒙老先生的教诲，使我顿开茅塞。过去由于我是一介武夫，对于历史研究的不够，看法有很多错误，今后一定加强学习，进一步体会“大和魂”的精神，为民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做出应有的贡献。

头山满：（哈哈大笑）于将军阁下过谦了！您的见解很高，不愧为将才，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将来不单是建设满洲国的王道乐土，进一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也还得仰仗阁下的威力。

这时，于琛澈想起了那张字画，便双手献给了头山满说：

“由于老先生突然召见，我事先没作任何准备，想拿一些庸俗东西又恐有渎尊颜，因而学生亲笔写了一张条幅赠给老先生，留作纪念”。头山满双手接过去，连说“谢谢”。展开一看，他显出特别高兴的样子说：“写得好！真是笔走龙蛇，不愧为一名儒将。佩服！佩服！不过太过奖了，老叟实在担当不起。明天我也回敬阁下——一张条幅，留作纪念。”这时满良向于说：“我们该告辞了。”于舜澈和头山满又照例地客气一阵，辞别返回会馆已到午夜12点左右。因时间太晚，我回不去了，于留我宿在会馆。我看他的卧室已无别人，便说：“二爷，您今天谈的话，是否有点过火？我看头山满好像有点不满意的样子。”他笑了笑说：“头山满这个老家伙，老奸巨滑虽不公开露面却在幕后指挥，军政各方面都有相当的势力。本来我不打算见他，这都是满良搞的鬼。我想到他要见我——一定别有用心，我怕满良欺骗，所以带了你去。他一方面要听满洲国要人的意见，好作为他们治理满洲国的参考；另一方面他也想借这机会考验一下我是否是那块料。你要知道，日本人所说的武士道精神，就是忠君爱国、为国捐躯，你别看他们以杨靖宇、金日成为匪首；其实他们内心非常敬佩，认为他们有民族气节，是英雄豪杰。我们当了汉奸，别看他们表面上如何吹捧，内心非常看不起，如果我只一个劲地哈哈，真的阿谀奉承，那他就更瞧不起了。其实我说的话，他心里明镜似的，比我还清楚。什么人，得什么样对待，像他这样人就得这样来对待，这叫‘以毒攻毒’的办法。你还年青，经验不够，处人接物，差得远呢！好好学一学吧。”

给黑田少将扫墓 第二天他命令他大儿子于再遇由我陪同代表他，拿着人参鹿茸虎骨酒等土产品，去千叶县今田大佐（今田大佐曾当过我的军事顾问，后来调回日本国，当时任第二

战军联队长)家去拜访并送礼,受到热情招待。次日今田大佐特地赶到东京军人会馆,向于表示感谢。

于琛激回国途中专程绕道鹿儿岛去给黑田少将扫墓(黑田原来也是于的军事顾问,在一次与抗联作战中被击毙,骨灰送回本国故乡安葬)。据说这次扫墓时,于琛激赠给他遗族仅慰问金,就是日本金票5 000元,礼物在外。

他大儿子、二儿子和我专程由东京赶到下关为他送行时,已是深秋,天气比较寒冷。我穿着早稻田大学学生制服,没着外套冻得面色发白,与他二个儿子西服革履相比很为寒酸,他顺手由兜里掏出钱夹从中抽出200元递给我说:“拿去回去买件外套穿吧!天气冷啦”。我很为感动。当我们回东京在火车上闲谈,他大儿子说:“你知道你二爷对黑田大佐为什么这样好,我说:“不知道,可能过去在一起处的不错吧!”他说:“不但是处的不错,人家黑田大佐帮过你二爷很大的忙呢!当你二爷当北满讨伐总司令的时候在佳木斯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军用仓库保存很多武器弹药。后来管库的军需官突然逃跑了,才发觉丢了相当多的武器弹药。经过调查,那个军需官原来是共产党打进来的,把武器弹药都偷着送给抗联了。那还了得,要追究责任的,听说牵连到很多人。后来你二爷怕这件事弄大了,连你二爷也脱不了责任,就和黑田大佐商量,想把这件事压下去,经黑田的同意便使人暗中放把火,把仓库烧了,向关东军报告就说是跑电失火,这下子不但你二爷没责任,并且救了很多。黑田大佐不错呀!你二爷不忘旧,每年都给他家属邮钱,这次又特地专程去给他扫墓”。

讨伐抗联有功登上大臣宝座

于琛激这次在日本受到了天皇的面见和嘉奖及军部的鼓

励，真是受宠若惊：力图感恩图报。归来后任第四军管区司令兼三江省省长。因为军区司令部设在哈尔滨，三江省公署设在佳木斯，所以他配备了一架专用飞机供他往返于哈尔滨、佳木斯之间使用，当时他深得日本主子的信任，红极一时。1936年左右他率伪军配合日军加紧对抗联进行篦梳式讨伐，实行“集团部落”和“联保制度”互相防密封锁，断绝抗联给养来源；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抗联志士毫不屈服，抗战到底，使敌人闻风丧胆，遭受到严重伤亡。当时我在吉林市供伪职时常到车站去迎送“英灵”，多则数百，少则几十（即被击毙日军的骨灰盒，用火车运回日本。）由于于琛澈屠杀自己同胞、卖国求荣有功，日本天皇曾授予他勋一位菊花大勋章；伪满洲国皇帝曾授予他勋一位景云章；其它纪念章奖章无数。

在此期间，于还配合日军扑灭了其他抗日力量，收降了谢文东。当时，我曾从一部新闻记录片中看到谢文东由警务司参事官孙仁轩带领，到新京忠灵塔及伪皇宫，行三拜九叩大礼，请求赎罪的镜头。后来，谢文东被委任为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参事。于琛澈由于“功劳显赫”，于1937年升任为治安部大臣（原是军政部，为了加强治安肃正工作，军警合并，便于统一指挥合并为治安部）。三江省为了纪念他所谓的“治安肃正功勋”，特地将佳木斯公园改名为“琛澈公园”。

1938年冬我在伪吉林省警务厅任清乡股长。一天，警防科长深田袈裟吉通知我说：“村井厅长阁下由敦化前进指挥部来电话，命令你马上到敦化去，有重要任务。”当时，我很着慌，究竟让我去作什么呢？去参加讨伐？厅长了解我没有指挥能力；叫我作翻译？指挥部有专任翻译杨选清。心中忐忑不安，只好服从命令，立即乘车去敦化。当我向村井报到时，他很高兴地对

我说：“于君，今天叫你来，有一件特殊而光荣的任务。明天你祖父于大臣阁下到敦化来战地视察，并授勋。我得向他作治安肃正工作情况报告，我认为由你来担任翻译比较合适，所以才叫你来的。”然后他把报告原稿交给了我：“你先看一看，免得翻错了，不过要绝对严加保密，你明白了吗？”我立正回答说：“明白了”。第二天中午，于乘飞机到达敦化，他的首席随员是真井吉鹤中将（日军退役少将），另外有军政司长、警务司长等人。行辕设在伪满军旅部。当日视察了满军。接着，日军野伏司令官来拜访他。他作了回拜。第三天，他到村井前进指挥部视察，村井作了状况报告。由我担任翻译。于见我也在前线，面上露出高兴的样子。接着在敦化运动场检阅了伪军警的分列式。最后举行了授勋典礼，论功行赏，对所有的所谓有功人员授予勋八位到勋三位不等的勋章。井村得了勋三位景云章。我得的是勋八位柱国章。

1939年3月，我经过又一次考试，被正式任命为高等官荐任三等警正。利用到伪国务院申告（报到）的机会，就便到他公馆。我穿着笔直的警正制服，佩带着勋章、纪念章，给他行了跪拜礼。他很高兴地说：“你升官啦，很好！你们厅长说你干的不错吗，好好干！我看透了，你的两个叔叔都不是那块料，将来咱们于家就得靠你支撑门庭了。我已经老了，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我站起来回答说：“请二爷放心，我绝不辜负你老对我的期待，一定要干出个样来。还请二爷多加教导。”他哈哈大笑说：“你这小子还会耍嘴片子呢！”然后叮嘱我：“你要记住：官久自富。千万不要贪赃枉法，辱没咱们家的门庭。在我祖父和我父辈的时候，咱家冬舍棉、夏舍单，开设粥锅救济了多少穷人。衙门中好修行啊，你好好干吧！你不干，别人还会干，满系人都不干，人家日本人会自己干的；不管怎么的，多

一个满人官，就比少一个强；在可能范围内多给满洲人说句好话，就积德不浅了。”我站起来说：“谨遵祖训，廉洁奉公，绝不能沾辱我们家的光荣门庭”。他说：“很好！很好！我得送给你一样东西来表示祝贺啊！你想要啥？”我想了一下说：“我想要一把刀。”他犹疑了一会，说：“好，我就送给你一把刀。”他到里面去了一会，回来时右手提着用锦套装着的一把刀，说：“给你吧！你看见过，这是那年在东京荒木送给我的那口刀。经过名人鉴定，确实是一口宝刀，为稀世之宝，在日本国目下也只不过有两三把了。好好保存吧！”我叩了一个头，表示感谢。按伪满洲国的制度规定，中央对各省、省对市县，每年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一次综合监察（即全面检查工作）。1939年秋，于琛澂以特命监察使的身份到吉林省进行监察，首席随员是总务厅次长古海，其他各部都分别派司长、科长级人员作为随员，总共不下三四十人。当于琛澂专车到达吉林车站时，受到了省长阎传绂及省次长、各厅长、李宝华市长、古管副市长，及高等官以上人员的隆重迎接。下榻三阳旅馆（日人经营的吉林市最高级旅馆）。周围布满军警，警戒森严。夜间，我以私人身份到旅馆去拜见他。他说：“你来的正好，我想去一个老朋友家串个门，一同去吧。”然后我们乘车到白山会馆对面、吉林神社西边一个深宅大院。有一个约60多岁的老者和他夫人在门外等候（事先可能已用电话通知了）。一进院是古树参天，花香袭人。正房5间，飞檐彩栋，古香古色。进屋，他对我介绍说：“这是你尚爷爷，过去当过我的中将参谋长，现在在家享清福呢。今后不论有什么事，找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像我告诉你办的事一样去办”。我满口答应。然后两人谈了很久，非常亲热。但我从尚中将口中听出来，他有满腹牢骚，对当时状况非常不满。我记得他有几句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是不问窗外事，苦读圣贤书，但

也不可靠，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厄运啊！”于说：“小事找他（指我），大事找我。还他妈反了呢！你我过去给他们立下过汗马功劳啊，能把我们怎么的？”后来，我从满系特务口中了解到他属于特务要视察人之列。日本人有多么狠毒！这个曾做过于琛激参谋长的中将、卖国功臣，告老还乡了还得不到日本主子的信任，真是可耻、可悲！

溥仪请来天照大神以后……

1940年7月15日，伪皇帝溥仪迎来了新祖宗天照大神。在伪皇宫内建立了建国神庙，特地成立了祭祀府，专门负责祭祀。每逢初一、十五，伪皇率领伪大臣们前去祭祀。在诏书中改称日本为亲邦。有一次于琛激对我说：“现在不是各处都在修神社呢吗？时兴啊！听说张焕相在他家乡修建了一个神社供奉神武天皇。”他笑了笑，接着说，“将来我也想请个新祖宗——天照大神——来供奉。你愿意吗。”我一听大吃一惊，心中暗想：你怎么居然想出这样一个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的丑事来？他看我正在踌躇，无言可对便哈哈大笑说：“别害怕，咱们想给人家当孙子还不够格呢，只有皇上才有资格请来那样的高级祖宗，咱们作臣民的只能请一道神灵来供着。”我问什么叫“神灵”？他说就是由神社请来一张在白纸上盖上一个红色的“神印”写的是“新京神社之神”供奉在一个用白色木头制作的神龛内，那就代表了天照大神。后来，他真的请了一张“神灵”供奉在他故乡双城县“晓园”正厅，为的是在开游园会时给日本人看。

1941年5、6月间，于琛激在双城故居的“晓园”，召开了一次盛大的游园会。我奉电召，由吉林赶去参加。满铁由长春站发了一列专车开往双城。被邀请参加游园的有关东军参谋长

以下的几位将军；法国、意大利、日本和汪精卫伪政权驻伪满使节；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下各位大臣，特任参议等数十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季节。“晓园”里鸟语花香，景色宜人。园中有魔术、木偶戏、驴皮影和杂耍等供游人观看。设有各种酒类和拼盘等冷食，还有汽水、冰淇淋、酸梅汤等各种清凉饮料供游人选用。游园结束前在“晓园”正厅举行了盛大宴会。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每人进入正厅时，见到了神龛都行90°鞠躬礼。日本要人们大为高兴，连说：“于大臣阁下大大的好！日满一德一心，顶好！顶好！”我于的表情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洋洋有得意之色。在正式开宴前于把他的两个儿子和我介绍给各位客人。我记得关东军参谋长及总务长官等都夸奖说：“立派（很棒的意思）青年！果然是将门出将子啊！前途无量。好好干吧，为日满一德一心多作贡献。”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在这之前，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在诺门罕事件时，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朱格部下的一个营长，外号叫“刘大胡子”，举行了起义。于秉澈虽系傀儡，但表面是统帅全满军警的统帅，也受到了关东军一定的斥责。从这以后，他除了参加庆祝日军攻占马尼拉、新加坡等地的祝捷活动以外，还时常到各处去检阅军警把握军心，提高士气。

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前后

1942年3月1日是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纪念日，伪皇颁布了“建国十周年诏书”大肆庆祝。日本利用在南洋各地掠夺来的珍贵物品来炫耀大东亚战争的“赫赫战果”，在长春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举办“大东亚博览会”。盛况空前。车票减为半

价，以招览东北各地民众前来参观。在同年9—10月间，庆祝大典，在南岭运动场搭了临时宫殿，溥仪亲自“临幸”，在他左右方站立着关东军司令官。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祝词奏上”。式典完全照搬日本国庆祝纪元2600年庆典时的模式。连“赐宴”用的也是日本酒和日本“祝饼”。仪式是相当隆重的。前关东军参谋长和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都专程前来参加。我也以吉林省的所谓“建国功臣”身份参加了大典。在第二天晚间，我在于聚激公馆见到了他。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们都老了，眼看就不行了，将来就得依靠你们这些个青年功臣来干啦。现在不是喊出了口号：第二次建国吗？好好干吧！官小不了。”所谓第二次建国就是指“日满韩一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决定大力提拔有才干的日本人和受过基本训练忠实可靠、诚心诚意作日本走卒的“满系”青壮年干部来代替年老的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然后，他又说：“这次我见到了东条首相，他有意叫我接替张总理或到华北去接替王揖唐。我上次去访问蒙疆自治政府德王时（德王访问过伪满，于曾以特使的身份回访过蒙疆），路过北平顺便对华北作了非正式访问，看出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还不像对满洲国这样严，那里情况还不错。我如果真能去上的话，把你带去，那就不是一个小小的警正啦，最低叫你当警务厅长或者当北平市警察局长。不过也不好干啊！八路军活动很厉害，随时都有被绑架暗杀的危险。共产党是赤祸，心腹之患啊！蒋介石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有道理的。现在共产党在长城一带活动的也很厉害，有可能进入满洲国境内。朱家训不是战死在热河国境了吗（他的外甥少将旅长）？共产党厉害啊！现在抗联的残余还没完全肃清。确保世界和平必得反共，不消灭共产主义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安宁的。”于卖国反共的嘴脸暴露无遗。后来因华北地方势力反对，华北驻屯军也不同意，于的

华北之行作罢；又因在他前边还有臧式毅、熙洽等比他资格老的“建国元勋”，他接替张景惠一事也成了“黄梁一梦”。

明升暗降，从高坡上滑下来

于霖澈吸烟特别厉害，酒喝的也特别多，吃饭时特别快，吃馒头或饺子几乎一口吞一个。尤其是好推“牌九”。他任治安部大臣期间，我到他公馆去时曾几次见他同臧式毅、于芷山、蔡运升、姜全我（当时警察总监）等大汉奸在一起推牌九。赌赢时大批赏人，我还得过伪币三四百元，他的副官秘书官等一些常在他身边的人都得过相当多的外快。

他爱好古玩和养鸟，但没长性，有时爱古玩，客厅、卧室到处陈列着古董；但过一个阶段，他又爱养鸟，屋里屋外到处悬挂鸟笼。等他玩够时，又全部送人或“放生”；晚年时，他把所有的古玩全部赠送给双城县。伪县公署特地修了一个博物馆命名为“霖澈博物馆”，陈列他捐赠的文物。他对篮球有特殊喜好，专门养一支球队，到各地去比赛，赢时大加赏。他当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时，自费在哈尔滨修了一个“霖澈体育馆”，设备齐全，专供打篮球用。他最迎合日本人心理，善于清须拍马，还常常利用喝酒的机会耍笑日本人。日本人特别好酒，每饮必醉，醉后必闹。日本人是讲“绝对阶级服从”，在平时长官对是对，不对也是对，部下不敢对他有丝毫反駁，但如在酒后不管长官地位多高，官职多大，你假装喝醉批评他、甚至骂他几句，都无关系，只要第二天上班后，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说：“昨天万分对不起阁下我实在醉了，有很多失礼之处请阁下原谅，我特来请罪。”他哈哈一笑，不但不怪罪你并夸奖你直爽坦率可交。过后也确实不找毛病，不给“小鞋穿”。于霖澈利用日本人的这个特点，每次喝酒醉后准得大耍大闹一阵，很

受日本人欢迎。据说有一次他参加同德台（拉拉屯）伪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仪式后在“武道场”举行庆祝宴会时，他喝醉后把他的战斗帽（他脑袋大帽子也大）扣在竹内中将（关东军现役、治安部最高顾问）头上，连脸都遮上了，还拉着他跳舞，获得全场大笑。竹内中将反而很高兴。再有一次，他以特命监视使的身份去吉林省检查，在宴会上把上衣脱光，露出一个大肚子，把酒瓶子夹在肚皮上，对日本艺妓（陪酒妓女）挑逗，全场大哗。

于琛澈表面上看非常粗野，其实内心特别细致。他在死前四五年已将财产分配完了，双城及五常县的不动产分给他两个儿子但须扶养其母二太太；其他在长春的不动产及一切动产等，全归三太太及其子女。因而他虽系突然暴病死去，但没发生过任何家庭纠纷，这倒是他聪明之处。

1943年春，我看伪满政府报《大同日报》刊登了如下的报导：由于治安部大臣于琛澈上将为了日满一德一心；为了建设王道乐土，为了巩固大东亚共荣圈的后方基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树立了丰功伟绩，因而皇帝陛下特授与于将军称号，特任军事咨议官之职，进入将军府。治安部改为军事部，邢士廉上将特任军事部大臣云云。我看到消息后特地由吉林赶到长春来向他祝贺，当我行完跪拜礼向他说：“祝贺二爷高升将军”，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气昂昂地说：“去他妈的吧！什么将军，明升暗降。日本人这些个王八蛋，用着你甜哥哥、蜜姐姐的；用不着你一脚踢开。天下是我冒着枪林弹雨给他们打出来的，既有现在，何必当初？唉！悔之晚矣！”表情非常沮丧。以后我听他大儿子于再遇对我说：“你知道你二爷为什么从大臣的宝座上下来了？”我说：“不知道。”他说：“日本人侵占香港时，发现他在英国汇丰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有大批存款，所以对他有了怀疑。

今后还不好办呢！”我说：“能拿他怎么的，他是建国元勋啊！”他说：“倒不至于拿他当反满抗日分子来对待，不过今后也怕不得烟抽。”

孤独凄凉的晚年

他当权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真是“座上客常满，壶内酒不空”；等他失势后，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所谓“将军府”者，不过是一个空架，毫无实权。将军们平时不用上班，每天在家休养，无所事事；开会或参加式典时，有时也叫他出去摆一摆样子。据说，他曾以“特命军事检阅官”的身份，去过奉天、锦州一带检阅过伪军队，1944年曾同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中将去过牡丹江，会见关东军第一军团长山下奉文（山下在马尼拉作恶多端当时称为“马尼拉之虎”，后来又把他调来伪满，准备北上进攻苏联）。山下曾送给他一个英国造的打火机，不用汽油即能打着，可能和现在的装气打火机相似，他非常喜爱。

他晚年过着寂寞无聊的生活。我每次去他公馆，都着他在写大字，颜体比较不错。但也很少送人，写完马上烧掉，连我他只给我写过两次条幅，一次是在东京，写的是“努力向学”；另一次是在我任高等官时，写的是“精忠报国”，叫我挂在办公室，作为座右铭。1943年冬我由“松花湖水产会社”弄到两条大白鱼，借去新京开会的机会给他送去。他很高兴，马上命厨师做好，共进晚餐。饭后，在小客厅闲谈，说着说着，他打起“呼噜”来了。我不敢叫他，就便看他写的大字。我记得有一张写的是“看破世事惊破胆，事非经过不知难。”从此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过了一会，他醒过来了。我说：“二爷觉真快，对身体有好处。”他说：“我这睡觉连张总理都说过我；他说你一开会就睡觉，可一提到治安部的事，你马上就醒了，到底是真

睡假睡呢？我现在没事可干，就更爱睡觉了。”接着他说：“一下子睡死才好呢！少遭罪，我和你大叔说过，你也记着点：我死后，棺材里不要放任何殉葬品；说不定早晚会让人挖坟掘墓的；西太后、乾隆又怎么的来着，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说不一定啊。”我说“不至于到那一地步吧？”他说：“有日本子在着，不至于形势一天比一天坏，知道那会日本子就会倒台？蒋介石来，他绝不会饶我。你别看我当这么大的官，等死后一定得下十八层地狱，阎王是不听邪的，公正无私啊！我杀人太多，在阴曹地府这些人要找我偿命的啊！”我说：“佛经上不是说了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吗？”他惨然一笑，说：“可惜我陷得太深、游得太远了！就是回头也够不着岸了。”表情特别悲伤。我说：“二爷，你寂寞的话，何妨出去逛一逛呢！”他打了一个唉声说：“我哪能像你们那样容易呢！说走就走，逛个公园什么的，散一散心有多好。我要想到哪去，那个部副官马上就会通知首都警察厅和宪兵队出动人马！真是警戒森严，如临大敌，明是保护，暗是监视。你没看见吗？原来的门卫是一名满宪，一名警察；现在不是又借口时局紧张，又增加了一名日本宪兵吗！我都赶不上一名罪犯自由啊！”他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说：“不管怎么说，虽然来不及了，还是多积点阴德有好处啊，善恶到头终有报。你还来得及，多积点阴德吧！”我说“我也是这样想，我也作了一点。”他略为兴奋地说：“你作了哪些好事？”我说：“因为由关里抓来很多劳工，最后从河北、山东一带来了很多人，有的找儿子，有的找丈夫。这么大的地方到哪去找？他们每天流落街头，乞讨为生，有很多冻死饿死的，状况非常凄惨。虽然有一部分‘社会救济金’，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和景有昌局长（当时吉林市的伪警察局长）合计，招集了吉林市地方有力者（士绅）和各大商号的经

理，开了一个会。软硬兼施让他们捐献了一部分“寄付金”（捐款），大约有1 000多元。存在红卍字会，凡是见到我盖章的名片就可用这笔款来救济，不过有个原则：要回家的给买好火车票，缺衣的给衣服，死的给棺材埋葬；不给本人现款，以免坏人钻空子。不过，也有个别人把给他的火车票又转手卖掉了。但毕竟还是救济了不少人。”他听了很高兴，说：“很好，我也算一份”。接着，他打开金库，拿出一本支票，写完了盖了名章交给我，说：“这是2 000元，虽然不多，比你化缘的还多一些。拿去吧。交给红卍字会作救济金用。”我接过来，说：“谢谢二爷慈悲！”他笑了笑说：“心到佛知罢了！”我回吉林市后，在地方小报《康德新闻》发表了此事，（该报主笔姓关，系我在日本念书时的同学），经他加以大肆吹捧，又在地方上募化了大约2 000来元。

1944年秋英国飞机B29由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东京和伪满鞍山、奉天等地。鞍山遭到第一次空袭时，损失相当严重。日本人为了加强阵容，调去一批日满系高等官。我被调去，任伪警察局刑事科长。当我赴任路过长春，到国务院人事处“申告”时，就便到他公馆告辞，正趁他去新京神社，通过广播听东京九段“靖国神社召魂祭”（即召唤为所谓大东亚圣战阵亡将士灵魂来享受祭牲的大典，天皇亲临致祭）。一直等到晚12点以后他才回来。一进屋就看出他很疲劳。他说：“又遭了一回罪，连续坐4个小时。我算没听那一套，一直在睡大觉。后来广播说，天皇陛下亲临视察，要全体起立时，是于芷山捅我一下，我才醒了。他妈的，什么召魂祭，简直是狼哭鬼嚎一阵。”然后，他对我说：“你来新京做什么？”我说：“我被调到鞍山警察局当刑事科长了，到国务院人事处来申告。”他说：“可能是村井市长要你去的吧？”我说：“是，他事先和我说过。”他说“我事先一

点都不知道。去干啥？老有空袭，多危险！事先为什么不和我先说一声？我和人事处长说说就不叫你去了，这点面子他们还会给我的。”我说：“已经发令了，来不及了，天塌大家死，我怕啥！”他很不满意地说：“你倒挺忠心呢！”

“无线电匣子吓死了于大头”

1947年，国民党有一个杂志叫《东北风》，登了一篇记述于琛澈之死的文章，用了以上的标题，我把它借用一下。

随着时局越来越紧张，过去报纸上经常登的“赫赫战果”等字样不见了，代替的是“战略上撤退”，全体军民玉碎等字样。一般人都不难看出，日本败局已定；于琛澈经常听伯力、重庆的广播，《开罗宣言》等他都知道。内心越来越感到空虚、沮丧、悔恨、骇怕，性情也越来越粗暴，甚至辱骂下人及三太太和子女等，以发解他内心的忧郁。1945年6月，我奉命到高等警察学校受训，在入学报到的头一天，我到他公馆去。他见到我，很高兴说：“皇帝陛下警察官来了，你勒了多少大脖子？分给我点吧。”我说：“谨遵祖训，清静自守。不敢作非法之事。”他大笑，说：“你对日本人比对我还忠心。少忠心点吧，日本子快完蛋了你还不干啊。”我说：“你老不怕，我怕啥。”他很严肃地说：“你和我不同，不干还赶趟，我是武二郎服毒吃也得死、不吃也得死啊！手插到磨眼里啦，拔不出来了！唉，后果不堪设想啊！”表情特别懊悔和骇怕。我说：“不至于那么快吧？”他说：“你不知道啊，人家（指英美中苏）连战后措施都研究好了。用不了多久啦！”我说：“到那时候不会往日本跑吗？”他凄惨地一笑说，“到那时候，恐怕日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顾到我们这些人。”他看了一下周围，压低声音说，“我怕到那时候，他们不但不顾我们，还可能把我们都整死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

的机密，怕我们到日内瓦国联法庭上去给他们作证啊！我和日本人相处这么些年，深知他们心毒手狠。兴安省省长凌升事件你听说过吗？他还是皇亲呢，只因说些不满言论，就被处死了！还有朱榕事件你知道吗？”我说“不是诺门罕事件时的满军司令官吗？不是因等待日本天皇召见在船上失足落水了吗？”他说：“去他妈的吧！什么失足落水，是被日本人扔到海里去的。”我说：“那是为什么”，他说：“诺门罕事件本来是关东军为进行‘火力侦察’，主动对苏联发起进攻的，但日本却反咬一口，说苏联侵略了满洲国领土。结果满军叛了一个营，日本军伤亡惨重，硬说是取得了赫赫战果。这些个秘密朱榕全知道，所以日本人故意作个圈套，把他干掉了，日本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啊！唉！将来只好听天由命了。”说时，他的表情特别沮丧和悔恨。这次谈话就成了我和他的“诀别”。我入高等警官学校第三天早晨，就看到各报一版用大字标题登出《于舜政将军逝世》的消息，我立即赶到他公馆，他大儿子于再遇已经由双城赶来，尚未入殓，停尸在正厅。他没着军装，穿的是长袍短褂，鼻、眼、耳、口虽用药棉塞着，却仍不断往外流血，说是因脑溢血死亡，据他大儿子告诉我，头天夜里听重庆广播，一时过分激动，七窍流血，当时经医生抢救无效而死亡。据别人说，那天晚上重庆广播的是俄犯名单，他被列为甲级战犯，于死时不到70岁，就这样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可耻的一生。经伪国务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国葬，据说因关东军第四课不同意而改为“国军葬”。尸体在家存放1个月后，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礼堂举行了葬礼，伪皇特派罗掌礼处长亲捧“圣旨”和下赐祭品来致祭；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山田乙三大将；张景惠国务总理大臣、总务长官以下各部大臣；特任参议等日伪高官、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葬礼。我和他三太太及其大儿子于再遇以遗族的身

份参加了葬礼。然后，灵车在礼炮哀乐声中驰往双城县。伪双城县政府又举行了县葬，尸体埋在县城南他私人地界内。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22辑）

伪监察院长罗振玉

王国玉

（一）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1866年8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阴县清朝的官宦之家。4岁开始识字，5岁入塾读书，聪颖善悟，为塾师所惊异。15岁读完经书，下笔学作诗词，16岁学作八股文，考中秀才，进入县学学习。从此热心攻读经史考据之学，精心钻研金石文字。20岁写成《读碑小笺》，为著书立说之始。多年来他在甲骨文研究和文物鉴赏方面卓有成就，著作甚丰，在学术上颇有贡献。

1890年，罗振玉24岁，入馆教书。30岁开始办报馆、办学堂。1896年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创办《农报》。1899年创立“东文学社”。1900年秋，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到武昌主持农务局。历任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京师大学堂农科学校监督。1906年奉调进京入学部任二等咨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官居正五品。

罗振玉在政治上顽固复旧，恪守旧制，反对改革，仇视革命，忠于清室的立场异常坚定。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革命形势席卷全国，清政府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罗振玉自命忠君不